國朝文錄續編

魏伯子文錄引

甯都魏叔子以古文稱雄天下而其兄伯子弟季子亦皆以文名天下稱之爲三魏皆有明學官弟子鼎革後叔季棄諸生伯子獨出而應試歷遊大帥在浙東佐撫軍范公言聽計從然不久亦罷去甲寅變起韓大任横于吉安伯子承當事命說降爲人所誤死于非命魏季子書所云意欲爲魯仲連之高致而竟乃蹈酈食其之奇禍是也其學嘗講韻嘗著詩經原本及正韻編取諸家朱竹垞檢討頗言其誤爲文瀟灑游行自然入古與叔子之力必穿札者不同與季子之句必錯落者尤不同也其論文各係眞正

解人雜說尤多獨至之論今不能備錄錄其文爲一卷

魏伯子文錄

甯都魏祥善伯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詩經原本序

風風也東西南北之聲氣也風行而草偃故曰感感而遂應故曰風以動之是也風者諷也言之感人者莫過於諷故有不知其出而出焉則有不知其入而入焉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是也雅疋也古雅字疋正也正也者政也見其禮而知其政所以始乎鹿鳴而終於何艸也其人存則其政舉所以始乎文王而終於召旻也雅之爲道于頌則已顯于風則已嚴條而達者近乎情小雅所爲依

於風教也宏而廓者尊乎禮大雅所爲幾於頌聲也風與頌極淺深之文而雅得其中故雅足以存聲音之正而爲四方之所取則焉頌誦也惟於心而誦於口者盛德至善豐功茂績民之不能忘也故曰頌也者咨也贊嘆而取諸形容焉功德之盛也其道深而難知其節隱而直其音古其象崇所以明宗祖之尊歸鬼神之德也惟頌無韻而有節節妙於韻惟頌有韻有節者節與韻俱妙也夫音節之至奇而形聲之至變者則莫過於詩而已矣韻也者引情之道也作者有有爲之致讀者有無窮之思韻之彼之此之情也亦非彼非此之情也觸而相得也其機與興同揭

指而相歸也其事與賦同焉屬而相合也其義與比同焉韻也者聲之府情之道文之徑辭之原也風之行於空也有磯有坎有凹有凸有林木洞壑谿徑泉邃而自然之籟出焉籟有不同而聲乃不得不變聲有不同而韻乃不得不變韻有不同而文乃不得不變文有不同而情乃不得不變情者詩之本而聲之末也非末也情不得不偕聲而胥變也泉之發也肜而盈盈而達達而流者其與山石曲折路徑高下必將有嗚咽明滅洶湧澎湃潺灑灑洋洋沐沐渌渌而差等以成其聲於戲斯則古人平仄之相爲叶也已矣淵淵乎以純者鐘鼓之聲也間韻變韻而相雜者八

音之亂也治世之聲寬以謟亂世之音促以雜精而明淆
軍伍之奏也宏而肅者朝廷之舉也幽而雅者閨房之曲
也蕩而沉者淫奔之倡也行禮之章溫以文燕飲之歌閑
以樂感慕之咏遠以深形答之詩贊以嘆自然之道也綿
邈鬱慼知思婦之情幽淑光明見貞女之德如慕而如疑
者孝子之心辟屈辟究者忠臣之義也是故君子讀箴戒
之詞有金石興讀之氣焉讀愁怨之什有淒風苦雨之音
焉故曰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文情相得聲音相感如斯而
已矣是故聲音者性情之道也文章者聲音之形也聖人
之情見乎辭聖人之辭達乎意故尚之以體要風之以詩

歌盡欲反覆詠歎使人思無邪而得其性情之正而聲音之理固無乎而不可知矣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性情之正也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聲音之正也於戲孔子往矣何以知其言於是就其所較著者竊取其義引繩就道以俟後之君子焉

前段釋風雅頌之殊後段論聲音之妙絕人思議無一筆猶人

送燕客顧龍川序

歲辛丑之五月，予寓報恩寺，僧舍其後佛殿，有邑令客〔居〕其里，曰燕人，姓顧，名夢麒，龍川其字，問其年，六十有三矣，而目犂黃，多須而斑白，總總然有風塵之色，予竊疑其老而遠客數千里外，豈所謂得已而不已者耶？龍川自言當崇禎間，以兵部堂吏爲密縣尉，遂家於密，因爲道流賊陷河南事甚詳，大約有司貪殘，民鋌而走險，諸文武大吏爭權專賄，畏死而無遠謀，剿與撫皆失其道，故至此耳，䌷怪其言有本末，每無事嘗就之談。龍川曰：某幼不肖，先祖父頗惡疾之，不以一畝遺也，年二十八，感亡友林龍泉言，始

發憤自立遂爲吏而家成其後寇城陷賊以百姓呼好官得免死龍川起家吏員能使城破時身及親屬十八口皆得全此其生平可知龍川所交游婚姻多達官貴人國變後有欲爲龍川營一官龍川不應語先帝則泫然泣下嗚呼自朝廷重資格百年數十年間士大夫讀書成進士者其視吏員雖職雖殊材異能賤之如足下塵土不足踐藉吾以爲士受天子恩澤脫裋褐釋蒸藿身都尊榮父母稱封君子孫富貴耀鄉邑賢者持祿養交視朝廷大利害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不肖者則欺君罔民怙勢而營私誅殺赤子破敗封疆亾人家國而不之恤雖使爲龍川躬

糞除之役吾則以爲辱矣漢唐時州縣小吏起爲公卿著
功名於世者史冊所書不可悉數而國家盛時三途並進
況鍾自吏起至蘇州守發奸摘伏吏畏而民安之九載既
滿上章乞留者八萬人南光祿卿蔚能亦自吏起三十餘
年未嘗持一錢歸私家龍川練達物務然少好游俠長又
爲吏以故少讀書予謂龍川君老不宜更走風塵閒當家
居課子孫讀有用之書覽古今名臣吏治裨世用者使侍
食之暇一一爲君說其事君年過六十尚矍鑠如四十許
人他日君必有以自見林龍泉趙人嘗以直言匡持龍川
且緩急之將死龍川適在錦衣獄開之以重金嘗出暫視

林君疾林君以其五歲孤與貲產數萬金盡托龍川且請以龍川女爲其子婿龍川曰不可人將謂吾以貲婚也乃別爲擇婚盡其貲產界之而龍川特撫其子至今與余吾林龍泉瓶流溯龍川生平多奇績予書其尤大者顧氏家世溧水龍川之曾大父爲執金吾因家於溧遂世爲溧人云

國初此種人甚多皆所謂遺民也至是老矣乃猶勸之

讀書此爲古誼

與皇甫君書

昔漢高帝以天授之資善將將之略而韓彭英布爲比肩之人詎韜鈐之法懷利欲富貴之心故困辱之以折其氣駕馭以使其才厚其土地封爵以饜其所欲而後世遂曰高帝能顛倒英雄然其時商山四皓招之不至矣田橫義士五百人赴東海而死矣則夫所謂顛倒者特行之於貪利之人而不能施於禮義廉耻道德之士也以天授之才尊爲天子如漢高帝猶且有不得行而况其餘者乎今有愚人智不及中庸名不出閭里偶得一官妄自尊大遂簡賢慢士瀾視大言曰吾欲顛倒英雄夫顛倒英雄者天下

大英雄事也其氣識過於英雄故英雄雖知愛其顛倒而已才得伸已欲得遂不能不屈意而從之庸碌之子守禮義而處踐跡而行猶不免罪戾焉而曰吾欲取英雄而顛倒之嗚呼何其愚之不可及也且夫天下之易欺者莫易於自謂人不敢欺天下之受諛者莫過於自謂我不好諛多疑之夫恒善疑君子而信小人好名之徒往往已欲圖名而左右爭竊其利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不曉事性執拗王安石所以毒天下也好問好察大舜所以為大知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郭公所以亡其國也夫以下愚之才備驕吝之惡好諛惡直信奴隸任胥吏而專意於

僞賢侮士以逞其恣肆之姿曰吾顛倒英雄之術如此嗚呼非真顛倒悖亂至於不可救藥者亦安能爲斯語耶覧其亦察之

快論可醒癡迷而狀誤一段尤爲刺骨

論君子小人書

夫小人者辟如病衆體安而一體病則衆體爲之不安辟如犧凾牛之鼎具八珍肴勺甞焉則珍味皆棄又辟如火一星炎炎萬頃焚灼又辟如毒瀋瀋者針芒灑潰者升斞斗從古未有用一小人而衆君子不被其禍者也一李林甫而張九齡諸賢逐者逐殺者殺矣一王安石而司馬韓范諸公罷者罷去者去矣終唐宋之世而亂亡相繼者二小人之禍爲獨烈也夫小人者莫不有小忠小信小才小智以固結其君不則諂媚逢迎吮癰舐痔以順適其君之意其君亦遂甘棄衆君子而獨用之於是好惡偏喜怒僻

是非淆而賞罰亂矣惟君子直足以犯君守正足以招怨
而不合道之不行則奉身而去是故君之愛小人也甚於
妻妾而視君子如苦藥利劑之不可一刻而不屏卻至於
傷名亂法敗國喪身亦隱忍而莫之悔也而說者曰君子
亦有過小人亦有善然則善不愈於過乎曰君子不能無
過也而小人必無善毒腊而加五味是不無適於口也而
腐腸穿脇者旋踵而遂至是故五味非不嘉而傅於毒腊
之內則養人者適所以殺人人又甘之而不知其毒是以
其術匪殺一人而遂止也夫衆人之身莫不有善而有惡
而天下獨以此一人爲小人則雖有小善其不足取亦已

師說

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惑而不從者其爲惑終不解故人之不能無師猶瞽者不能無相病者不能無醫也師也者所以明瞽聰聾智愚敏魯文椎野達拘迂才頑冥人禽獸其爲體也隆爲用甚重爲德博而爲道也尊體隆德博故其爲教風動而能化其承謙尊而光師也者登三綱而四配天地君親而五者也而今之爲師者不然若以爲技斤斤矻矻役於主人以道諛食師而匠者也館穀隆殺教別輕重苟得而已不顧其後師而賈者也惟其意而我從之則惟恐齧不至利不歸進

退喜怒聽於人含怒蓄垢而不敢發是師而奴隸者也爲之謊御詐術相冒主人甘其行弟子服其事使吾利日豐而人心日以壞是師而盜賊者也受不才子弟挾資貨而居不惟長之而且逢之不惟示之且身先之放辟邪侈無不爲人不肯齒與爲類是則又師而禽獸者也而或者宅心曖昧之中持其機械喜怒憎愛反於常鹿焉馬之狐焉虎之猴焉冠之皴之揚之顛之倒之使人擬議而不得其故是則又師而鬼魅者也夫爲人師者自以工賈奴隸盜賊禽獸鬼魅爲其師道而使人以工賈奴隸盜賊禽獸鬼魅待其師無怪乎天下相率於陷溺以成極亂之世而斯

文之道墜矣若夫君子之爲人師者則不然體甚隆用甚重德博而道尊合則從不合則去萬鍾千駟不可得而加也賢者主之不肖者奴之頑嚚難馴不可得而亂也學者有要應者無窮故無入而不自得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故人不知而不愠也因材而篤有如天之時運物而貫有如地之勢明禮樂修政刑有如君之德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有如親之慈是以其道甚尊其用甚重也而今之爲師者與師師者不求乎尊重之益而相率爲輕賤以自卑其將有能覩而嘅無所疾病而亡者矣嗚呼師道之不尊於天下豈斯世之幸哉

今天下師多于弟子有能不失師之面目者幾人乎識之令人慚令人恨並令人耻與爲伍也

雜說

葉公曰天地有私者乎魏子曰無私曰若是乎人靈而物蠢也何無私魏子曰天地者氣而已矣氣者淸濁而已矣天地曰吾未嘗欲何者爲人而何者爲物也諸得吾之淸濁之氣而人物分焉父母生子初未嘗計爲男與女也未嘗計妍醜也未嘗計善惡智愚康強與羸弱也而夫人之性質不同者恒出於同父而同母物土石至蠢者也草木則稍靈矣蟲蛆蝡動之物又靈於草木鳥獸靈矣獼猴鸚鵡之屬靈且近於人人質貿者不靈者也而中才靈賢智者又靈之至於聖人而靈極然則由蝡動而至於聖人其

遐近而靈者不過一間而終始乃懸殊也是故氣之漸及者然也人之一身蠢者莫如毛與爪而踵則知痛癢矣臂與腓也背也則知通痺矣手足能持行耳目口鼻則精審察矣而心之靈又至乎其極故曰靈蠢者物之自得其氣也一身之膚何厚薄焉父母之心何偏陂焉天地之德何分別焉是以曰無私也葉公曰然則氣亦清濁而已乎曰清濁之中有純雜焉聖人仙佛梟獍窮奇純乎純者也其諸蠢九而靈一惡寡而美多者則雜者也蜂雁鴛鴦之屬之有倫雜之乎人要荒邊裔之人雜之乎禽獸純雜之中激爲偏駁是故人有人首而獸身日男而夕女目生於項

瘦負於項鳥獸有比肩比翼蛩蛩巨虛草木栢葉松身松葉栢身者楢榕偏駁之極而爲魍魎罔兩非人非鬼非禽獸木石則皆氣之雜壞之至者爲之而天地何心焉是以曰無私也葉公曰然則稟於氣者則一定而不可遷矣乎曰金之雜沙石也火鎔之身之穢瘡痏也水潔之人之生令子也胎教之蟯蛔化螂腐草爲螢靡哲不愚克念作聖皆此道也故曰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雜說

陸子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魏子曰天下皆事也而莫不行所無事飲食衣服男女居室生人所不得已者也爲之禦饑寒免暴露成夫婦事已止矣禮樂刑政聖人所不得已者也爲之禁邪僻復天性事已止矣事莫大於教養而聖人爲之甚簡故非不得已而必爲者是皆擾害於天下者也今夫藥所以治病也富貴之人恒無病而服藥故體不得其平而疾病生法所以已亂也刻覈之吏恒無狀而增法故情不得其平而奸僞滋至於疾瞶而藥不可醫奸多而法不可據又復變方破律而救之是其自擾者

欲止而勢不容息無知妄作皆庸人所爲也且夫奔形以避影者影益紛揚聲以遏響者響益烈水行地中而地上無水衣服附於體而裄笥几場之間無衣服故曰本無事也惡惡臭好好色無分於智愚貴賤衆寡古今也當其情之自然而無所攖其好惡則其事已畢矣鏡受影而得其形物待價而如其值是則君子之所以處事也

雜說

於是客有問於魏子曰敢問子之所謂簡者何謂也曰不煩也要也明也易也決也擇也略也不多於此事之外故不煩約而精之於此事之中故曰要也無歧說聽見以淆亂之故明直如是而已故易明而易無掛滯矣故曰決也有百事焉治其一二其餘者無足治也故曰擇有一事焉得其意而足矣事之爲形迹者無足拘也故曰略也敢問簡亦有本者乎魏子曰本之以平恕而行之以安靜平恕則絜矩而易得其情安靜故端詳而暇豫識大體故中節急當務故寡而不遺故曰簡者檢也能撿制其煩苛紛躁

之情而不使意見之妄乘於事會也天下之事庸常而已矣庸人不安其庸而思以相勝則詭異偏頗適以自亂亂則又從而紛更之故一事之中千百雜出欲已而不能已也不準於古人之法以求人之情而任己情以創今之法是以事日多而愈不可治如熙寧王安石之徒足以爲戒也

雜說

魏子游大滌之穴見石乳所爲有若龍者鱗鬣宛動伏處而俯攀若升東甌氏曰土石則無情者也何以工巧而畢肖也乎魏子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是故物莫不生於天地而莫不爲天地之所爲是故龍之爲物則本無者也而天地爲之鱗焉爲之鬣焉爲之頭角耳目鬐鬛爪距尾脊焉爲之狀者蜿蜒性者飛蟄盡未有斯龍之始忽然爲而有之則凡自無之有之物皆爲天地之所撰造也夫是以謂之曰造物名之曰化工然則石亦天地之所造而亦何爲不必爲龍乎東甌氏曰吾觀石之爲物有若狀者

若釜鬵者若盤盂几案尊斝者夫器則人之所為也而非天地之所生是故天地之間釜必以鑄盤盂尊瓠必以型几案樸斫之器必以斵未見其有渾然而生也而石之付之則又何也魏子曰夫器雖人之所為者而莫不本乎生物之自然是以聖人觀於魚而造舟觀於黿鼉而結網觀於天而為蓋觀於蓬轉而斵輪觀於鱗介也而興甲胄揚而舉者取義於飛鳥之羽翼倚而置者取象於鳥獸之股足方員則諸天地曲直視諸旋折分合出入肖諸牝牡故器之為物有必如是而成器不如是必不成器者是皆出之於一定本之於自然雖人為之而莫匪天地之所生也

曰敢問造物者亦有說乎魏子曰物雖本之於自然然而莫不由於造試就乎人之一身論之膚不可以自立也而先爲之植骨以傅附骨相離而易釋也則又爲之綱筋絡節以維繫於肯綮支節之不屈伸不可以動也爲之凸凹鈐軸以宛轉之爲之血脈以通滙其源流爲之孔穴以導其氣爲之耳目口鼻以効其官爲之舌以爲嘗喉以爲遞齒牙以爲靡齏腸胃臟腑以爲容經營位置咸次第焉是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也取諸首之員者以象天足之方以象地目象日月耳鼻象山谷鬚眉毛髮象草木腹象海腸胃象河渠五液之屬象雨露聲象雷霆氣象雲霧

尾閭以象沃焦或手足而叕以爪甲或心肺而護以膜背目而爲之睫以遮閉軀而設之皮以包苴則皆器之所必須而創造有所取義也曰然則化工如之何曰鳩爲鷹雀爲蛤獺爲虎爲鹿朽木爲蟬腐草爲螢松爲石此無爲而化者也蜊鱨雜莧爲鼈古鎛磨草爲蠍穜臍脛而爲羊幽過飯米爲蜘蛛與夫螟蛉之以他蟲爲子此有爲而化者也人爲虎爲羊爲狗爲狐爲蛇爲黿此怪診而化者也至於象牙犀角之有雙龍豬齒臼之有佛堅石之內之有鐵斧竹木之裡之有文字畫圖則變化皆不可名是雖有數者之不同然而必有所以爲之者故不能不歸之於工一

物之中相須莫不周備焉而不知其何以爲之故謂之曰化工也且夫天下之有形者備諸物而無形者備於心天地無心人爲其心故天地所能人卽能之而奚以明其然乎魏子曰物號萬也而人盡其形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而人測其數鬼神至幻人呼召之蛟龍至怪人馴御之雲霞至虛人躡躡之江海至深人泳𨚗之陰陽至大人燮理之水土至廣人平治之千百世之後至遠人前知之卽凡天下之物莫不生於天地而成之於人故曰與天地參也

雜說

客有問於魏子曰孝文子有言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而孟子曰爲天下得人難夫臣者奉君之命而已君而聖何事不可自命必皇皇於得人難其事而大其功則謂何也魏子曰自有天地以來惟盤古者相傳以一人任開闢其餘則耕亦有耦者亦有相以至至微之物鹿跂其羣雉雊其雌鳥鳴其友求嚶不相須而甚殷也是故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靈公雖無道而不喪然則事無大小位無貴賤其資藉於人者蓋如飲食衣服之不可一日而闕矣客曰吾觀今之

有位者莫不恥於求人又不得已而必用之則隱諱防避如匿逃藏慝之不可或露則又從而逆億之顧指氣使之煩瑣鄙屑而雜役之或等之於徒隸胥吏此其意則又何也魏子曰夫人樂於見長而護短故功必自己出名必自己成夫使人謂我有人是不見吾長也使人謂我必不能不有人是適見吾短也而顧指氣使與夫瑣屑而役之者直欲以氣吞之使彼之才無謁而吾美無不全又不敢舒茁抗衡以分我尊而且賢之勢然而天下之人雖不知其中之有者爲何人而已無不知其中之何人爲必有此掩耳而盜鈴自古爲之致慨也古之人有作露布而上獻之

若左右咸得稱爲于公與他如何常之道陳代草爲馬周牛奇章之杜書記平善裴晉公訓皇甫湜之絹如字數錢思公命韓酒殺助游宴范文正公聞漢高帝何如人之語歎然退避胡宗憲聽徐渭孫倒於湖山雖或不無愛才之過而其人之識量豁達心事光明千古猶想見之未聞有嘗其短而以爲必藉於人也甚他人之賢吾能用之則我之賢爲更大如宮室之美珠玉之珍錦繡之華我擅之者人羨我爲富貴初非身充大匠賈人紅女必自爲之而後得故曰斷斷兮無他技又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嗚呼知此可以爲大臣矣

冰叔曰可于周秦間自名一子然子書多以恍惚無根之言寫其隱怪元妙之理此獨于日用人情至平至實處說得愈元愈實愈平愈奇文字情深法變胸無成格而筆勢自爲機樞眞不媿古之作者矣

此類文凡二十餘段予第摘其警扼者錄之大畧其創意也必精其造言也必峭既精且峭惟妙惟肖

于忠肅論

昔土木之變宗社幾危而復安者于謙力也君子以景帝不讓位及易太子爲謙罪夫此二者蓋非謙所能得之於帝者也撤簾之後曹太后以母傳子韓琦久而後得之漢高帝以子易子張良不能得四皓來而後得之獨奈何以此責謙哉且夫忠佞無中立之理義利有兩全之術惜乎謙之不知此也當上皇求歸謙宜密言於景帝曰昔宋高宗不迎其兄萬世罪之高宗非果天資刻薄也亦以欽宗既歸已當遜避耳夫宋之天下親亡於欽而中興於高唐明皇不能以失國之父奪其子而欽能以失國之兄奪其

弟耶惜當時無以此言告高宗者臣願陛下誠心迎復不貽天下後世之議則讓之愈堅得之愈固矣及上皇之將歸也謙又宜曰陛下當重禮迎上皇而奉於內宮極尊養之隆如宋孝宗於高宗者朔望則率羣臣而朝之庶幾上皇安而陛下之心順如此則景帝雖懷疑忌而知兄歸之必不可奪吾位奉於內宮而外臣不得交通其亦可以盡吾心之忠孝而無所疑矣及夫見濟殂景帝崩則上皇履帝位憲廟正東宮君臣父子兄弟之間不言而自定亦何有乎奪門迎駕之紛紜以釀成曹石之禍哉李賢他日對上曰景帝不諱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

順雖欲興賞以誅爲功豈有招權納賄殺掠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賢之言可謂識大體矣惜其出於幽錮南內之後而當日所以處上皇者未當也或曰謙勸景帝迎上皇景帝讓而上皇受則謙如之何曰上皇初至唐家嶺詔避位免羣臣迎及於東安門兄弟相持而哭推遜久乃送上皇南宮當時不以禮迎其遜位之堅如此以禮迎而頹偄然受之乎且夫景帝能以禮迎以禮奉則雖不以禮讓可也準情酌理兼帶權勢如此立言可謂肇補造化天無功矣

策

時務對

伏承策問時務之急竊謂救今之急無過於用古之方古方之效莫捷於大學用人理財之政用人理財莫急於除害人害財之賊用人之大賊曰媢嫉之人是也理財之大賊曰聚斂之臣是也朝廷有一媢嫉之人必使賢人君子無一立於朝廷如唐之李林甫盧杞宋之王安石蔡京韓侂胄輩或蔽以術或陷以機或顯然攻擊誅鋤或以爲黨而錮絕同類以及子孫或媒孽文辭於其書册禁其學術朝廷無一正人而其黨類遂日以布毒於天下故大學不

言所以用一个臣之法而止重言放流媢嫉之人既曰迸諸四夷又曰不與同中國雖要荒之地猶恐其或近者蓋誠慮其窺伺援引以圖復進而妨賢病國之禍愈甚而未有已也宋神哲徽之世類多調停而小人與宋終始不可復除君子謂司馬光呂公著趙汝愚去之不盡流之不遠是豈得為能好能惡之仁人哉夫國家無大小人雖無大君子亦不至於大亂如人無痼疾雖不調養亦不至於死也故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害之不除雖有利而無濟病之不治雖飲食調養而無功小人害如鴆毒未有鴆毒入口而人不死者也朝廷有一聚斂之臣則下之希旨營私

者其人不可數計蓋利本人之所欲而又處得爲之勢是以朝廷用一而有司科十朝廷偶用而有司援爲定例朝廷蠲赦而有司急征卽使罹於刑辟不過暑出其悖入之財而安全如故攘剋愈工務使小民無一絲一粟之餘弱者死饑寒而強者驅爲盜賊故孟獻子曰不畜聚斂之臣賤之等於雞豚牛羊又曰寧有盜臣惡之過於盜賊蓋誠見其足以驅民爲賊而喪亂人國家也然用人有大道則在取之以身必忠信以得之九經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是也驕泰以失之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也生財有大道則在食與貨曰生曰食所以言食

也曰為曰用所以言貨也食之本在務農貨之本在通商惠工不奪農時輕徭薄賦則力本而無失業故生者衆國無游民軍無濫兵朝無冗吏則食者寡無煩興作假和僱以妨工無攙行重稅以病商則安於恬肆而樂于懋遷故為之者疾率之以儉則安靜而寡作正之以禮則抑僭而不奢故用之者舒夫百姓足而思亂者自古未之有也百姓足而君不足者自古未之有也是故用人無在多內得一宰相而六部之尚書無不當矣外得十五巡撫則一百五十九府二百四十三州一千一百七十一縣之有司無不肖矣是所用者止十六人而德澤法制已維係於天下

故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靈公所以無道不喪也理財無在多不傷財不害民而已漢之文景猶曰賢主而晉泰始宋元嘉齊建元隋開皇之世凋殘已極而天下富庶者身能節儉不傷財而害於民也然有一娼嫉之人則十有六人無一得盡其用有一聚斂之臣則一千五百八十八之省府州縣無一民得有其財故害人害財之賊不除而國家得人財之用者尤自古未之有也國去其害則雖不興利而利已興矣人去其病雖不養身而身已養矣愚故曰救今之急無如用古之方者此也然古方有二而今用其一則天下可以旦理而夕平

蓋今之至急者患於財盡而財盡之患在於民窮朝廷之取非不薄遭負水旱殘破之赦非不頻雖時和年豐而民日見饑寒者督撫之貪暴不誅而有司剝之者衆也誠用不貪之人則雖不理財而財已阜矣故其一又在用人

此方古今通行在今日尤爲救時要藥誠醫國手也

河東集文錄引

河東文集寗都邱邦士先生諱先生爲魏叔子姊丈叔子從之學古文者也其學深于理數而落落穆穆無貪富貴賤之見在其胸中叔子嘗爲作傳稱吾鄉嘗欲卓然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則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其推重甚至文集向曾見于琉璃廠高函大部板刻精工以價重未購近館洪都于書舖得其抄本一函似非足帙瀏覽一過橫厲恣肆如與上古人對談猝難得其意旨所在且通體無一偶似亦無一直筆即句讀段落亦頗難分蓋與叔子而目又不同矣而要其奇傑之思獨到之解處處令人刮目

皆非小儒胸中所能有者楊子雲云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豈不信哉今録其文爲一卷他日得其全帙讀之知必更有進焉者矣

河東文錄

南郡邸維屏邦上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竇融論上

尉佗竇融當秦漢之交而振天下斗絕僻遠之地不與于戰爭擾攘之禍天下既定徐擇所歸剖符列爵而享王公之奉蓋自古豪傑審天下之勢而處之未之當有佗與融用其智力拱手劍爲之以要于必成此特其奴婢偷匿私便之細智其不至喪地滅宗殺其身以取笑于天下後世者亦幸而已矣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繇任囂佗之智獨能誅秦所置長吏耳其地皆非佗所自有也且夫融父祖

世仕河西遂欲因其地以為遺種而槩統諸人繇此而推求之此皆童子之見足以為笑者人知愛其祖也于其子孫固無不愛子孫之悖而盡反其祖父所為好事其仇讎則愛者必惡而逐之又將甚于途人融之高從祖父世仕河西固皆漢官也融嘗仕莽與漢兵戰敗昆陽及漢入關莽復拜為將軍引兵至新豐莽敗而降吾意融撫河西而不愧赧發汗已足為怪況五郡豪傑不且有旁觀竊憤而生其心者此蓋融所以危也且夫絕境而自守則其外嘗有窺伺之患而其內且有肘腋之處故其所值馬期任仲華皆庸人遂各畔而自去苟非然者因張掖武威二郡之

地分河西之半以與融角力而遲扱融方遷延觀望優游于禕議彼則聲其罪而與五郡之人共誅而共棄之則融雖百日亦無以自解而融所守固已奪已劉表劉璋擁有荆益而不發一卒以與天下爭故不能閉境以拒敵盧水羅仇家世忠孝求忍負主至于見殺沮渠蒙遜因其會葬者萬餘人哭而結之遂分凉土而涼亦漸以賊滅今佗與融晏然竊所以自全而不知其喪滅者特伏而未發天下之人遂以爲其計之果得也亦爲已過矣且夫兵至凶危非人所樂而樂用也思全其有以保首領則雖危而可以救死蟲斯螫故能獲其食虎豹日噬人然後得安處其穴

而長其子如佗之時不能用秦徙民席捲而出湘黔道虜雒直入武關以與亡秦之師會此固已知其因循苟且事皆出于倖成而其中實無有矣向使項羽入烏江亭長之言欲王江東而據全楚之南以拒漢彼其番禺蓋有不足取者而佗之死其無足以自葬吾觀嬰芮一番陽令也以女妻羣盜而率百越從諸侯滅秦使閩越東海皆以秦廢君長佐漢入關擊項籍身與天下之大功而稱王于數世繇此言之則彼趙佗者雖謂爲奴才不爲過也

此文蓋有所指而作不敢質言故借竇融爲喻耳

竇融論下

夫竇融坐而自守隱然有張天錫呂隆之禍伏而不及察若其禍發而身滅又未嘗有翟義之節足以不愧其先而垂名于後世獨河西自武帝始開以斷匈奴之右臂其地殷富兵精足爲割據之資彼其匈奴單于常思復其先世之故土而封何隗囂盧芳莫不有兼并之心則融之所守其爲力盡百倍于尉佗何者南海桂林象郡特秦以謫徙民之域而已以中原視之如贅疣之不足爲輕重吾故曰竇融之才其勝于尉佗者已不止數倍非夫齷齪不足數者藉口而易爲也尉佗所據可以乘天下虎爭擾攘無暇

以及我所因循以保中國之所棄使融才不足以撫雄傑而輯羌胡則雖欲帶河爲固而亦有所不能嘗論天下守禦攻擊之計有必不可以持一而獨勝而佗與融獨爲其守者尉佗之時天下之勢在于中原而江南揚越之區其財賦皮革鮑木之屬犀象璣珠瑇瑁銀銅菓布之利未之盛與長江巨嶺險猶未爲人所不習出故英雄之起不肯出死力以犯天下之難而爭人所不必欲是以項籍棄其地而不王尉佗乘其閒而可以長守然英雄之士苟得其地而知所以用之則亦未始不足以攻取而戰勝吳夫差與晉人爭長于黃池越王無疆西伐楚北伐齊而與

中國爭強項羽起會稽兵八千人渡江破虎狼之秦制天下而稱霸王孝陵以丹陽五千人殺匈奴之衆且數萬劉裕出建康之守以北破燕西入秦陳霸先糾始興豪傑而侯景以北來驍將爲之敗死其劉繇之有曲阿王朗之有會稽華歆之有豫章自唐末五代之亂越州劉漢宏洪州鍾匡時撫州危全諷虔州譚播潭州鄧處訥桂州劉仕政廣州馬瑶福州范暉則皆破降走死相隨而待盡此無他吳鄣山越之夫天下素以爲柔脆不足慮乘其不意出吾強以擊之雖堅悍如匈奴可以摧之而立破而後世仕宦商賈已夷習江嶺之險見其財產貨集居天下之什九則

易因其氣脆而懾伏之此固不容以不爭是故事出吳蜀之計常操其勝而不敗茍爲尉佗之繇非蒞其時其地不爲夫人之所覬則其破滅有不待再計者矣然當融之世河西固不僅與江南比此吾所以獨爲融惜也

據時與地以論佗融瑕瑜分明眞大眼孔

與魏凝叔書

佳文已看定悉歸覽中間去存間或與鄙意不當宜往復商疑諸書簡類于翹過沽名非厚道易于賈禍宜痛刪者鄙意頗不謂然足下所交多君子足下又以直道自矢直道難行以不嘗過君子君子好直者而惡直于己者致中以禍鄙意不敢以此薄待天下士致忍沒足下世所僅有之直且存之以見當世有好直能受盡言君子若而人尤非鄙人忍令沒沒也文章雖未技然足以關世道與所以待天下之君子以君子之道自植立處皆自有法度何至如向者之疑必須盡削鄙隅不審足下之自植立

便謂宜何如也足下之直非第無攻訐之心足下他所論紀不謂無揚善近名者至以直道事朋友見友之過憂人之憂如負芒刺懇誠之至發爲文字眞可以貫金石泣鬼神豈得爲過豈得爲過足下好斷長議論善譬喻理勢使人心開卒亦以此敢於自信遂以爲常凡此皆君子之道不爲過也然愚謂不幸足下之大過實伏處在此抑又以爲君子之道雖大過不之覺耳足下好進諫本自不拒諫而常自拒諫足下好攻人之非本自不飾非而常自飾非拒諫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常自拒諫不飾非而常自飾非者尤惡之惡也而足下不幸以敢于自信足下之自

信又不幸逐事逐件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其後合之萬事萬件卒皆如此遂以為常嗚呼天下事伸一己之見卽萬分以非而我是君子已不勝大懼抑我原有不必是者而況復為常也足下之拒諫飾非甞有如此者足下之學好于就事勢情理參伍較量以求其當及其得之遂覺纖微互盡甘苦正調已囂然有自適之心其後又不欲謬為謙損自同虛偽方直己自持以為縱或非是要于敕然不欺吾意又天下之道有揮斥如意非復計量之所能及者此必聖人而後能之吾方有所俟而今不當復以為意是以左右遲廻雖欲不自信而不能于使漆雕開仕對曰吾

斯之未能信孔子之說非說其必求信正說其未能信也天下事理何有窮盡而一視以欲然不足之心彼漆雕開已自此遠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苟執三者而省之以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曾子之爲人也必多安心暇日惟日以不忠不信不習自疑則曾子死而後已之心千載之下昭然如見聖門之學曾子最爲忠信篤實然獨低徊致歎于昔者之友有若無實若虛蓋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書備所及爲人謀則必忠交朋友則必信一篇之中三復留連莫非此意至于根究朋友之過直如秦越人視病雖在垣

一方來始不見獨疑未得見足下一書痛陳己病摽本委之醫人者然猶以或未獲遇事未少發明其意至讀戊子六月東楊夫子己丑十月東會省之二篇草草道意如蜻蜓之點水若即若離而已且足下之言于友者不大則悲憤莫俾苟入焉則喜悅之色溢于毫楮而楊夫子東後自記手口之間鬱鬱寥寥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故耶且足下書簡所及雖或疎外之友始交之日便作訓誨之詞曰宜如此宜如此雖少假借奬許亦必曰將如此充之可進于此足下豈以爲再少假借進許之將令自滿耶亦稍自視尊矣不則實無足當足下意耶其他則問遺謁候之屬

而已豈世果無足當足下識者抑有之未暇求耶抑又偶然耶凡此皆維屏所疑于足下者足下能終信之不少疑否不中足下諒不謂過

此眞所謂洞見垣一方者而出之若不經意所以爲高

尚全居記

全之爲言全也不獲乎其全而徒取其微末之所寄守固陋而窮殘缺以詡詡然于人曰吾如是是亦已全矣則已非猶夫全之爲言也萬類之情全之而后以爲欣不全之而后以爲戚然當其不復知何者之爲全于天下而第因其我之所欲全者之無所戚則以爲吾如是是亦已全者其果可以詡詡然于天地之間矣乎況其有全之而不得全者乎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是聖人天地之爲全者也莊周曰蜩與鷽鳩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而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九萬

里而南為是鸑鳩之爲全者也以爲未全則詣天地鸑鳩
聖人無不戚然有憂以爲如是已全則天下無有更出吾
所全之外者此諸葛武侯之所以抱膝而長吟視夫三士
二桃嗜欲戕伐之紛紛者爲吾草廬中之海鷗而已矣故
其言曰苟全性命誠全也誠無足憾也三顧之加承吾
之託瀘水不毛之入祁山之數出覩覽二十之罰敢不數
升之食然後鞠躬而盡瘁繼死而後已而如司馬仲達敵
仇竊相與欣然樂之彼諸葛武侯遂亦已無全之人矣而
吾友彭天若則又異是夫生而自癡好棲遯長先吾嘗爲
山澤之癯豈天若已乎少長縣城有柏巷之居東南十八

九里雲石之巔有館焉鞠躬侍養彝酒相舂出與朋友談
笑為樂天若無不足者顧天若倘氣誼好名節樂人之樂
憂人之憂走江蓬海閩交吳粵之名勝當此之時天若豈
嘗有自全之心也張曰謂說凡史書所載負勝者天若皆
欲以推其𡵓堅而蹈其瑕而年未四十遂已廢然退喪亂
奔走竄伏于山谷是時天若築室避居于三𡽀之峯猶未
能以即安于其室如是者七八年遂徙抱一卷以栖遲焉
至于今天若年五十有五復築其峰南之居並其友李生
會生族子中叔與相鄰並者而遷之攜妻子結屋于峰北
又稍徙就無人之境夫天若蓋幾經勞瘁而后得諸葛武

侯之所謂全者矣與諸葛後先亦大有以與夫天若則亦果無憾然已矣乎詡詡然以告于人曰吾其尚可以全矣乎然則與全之難也如是于是使其友邱維屏道其意誌之于屋壁癸卯六月丁巳邱維屏于是乎書

用意似雷同子瞻醉白堂記然筆意殊不相倣○將于武侯出處之篇竊附全顧長康至此當自閣筆 自評

木立師六十壽卷跋

右易堂諸子壽木立師六十文并詩師或自呼愚者故又稱愚者大師先是十二年予舅魏冰叔館水庄一日招予曰有僧至殆非常人盍來見之予走見語數日而去後李咸齋又自三嶽呼予曰師置黑白子分合論圖書易數不能解爾能解不予則又見之見論陽明子三間喻師遂出三間說及各安生理說見者皆讀讀或三四讀或六七讀或八九讀乃能通解久之廩山使迎師師歸于是知師乃廩山木立師予後乃過師廩山景雲寺及吉安之青原師出家易時論圖象幾張示予及他所集著通雅炮莊中旁

通物理頗原諸編蓋師始去甯都還廩山特爲予論易數
原委其言洋洋灑灑盡紙幅六七尺而罷及予過師論佛
未入中國時吾中國莊周列禦寇之言固已有佛之說凡
佛之言名號世界壽命空刦一皆若莊周之寓言非實事
而世遂執而信之師矣而呵之曰此則不許道者夫大傳
不云乎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自古
虞夏殷周之世未嘗不經憂患而典籍所載其變易于獲
常故易傳獨至箕子文王始舉以當艱貞之實而孔子序
次逸民亦首列伯夷實與文王箕子後先其時當此之世
彼至聖仁賢貞臣烈士之所爲激發而摧藏者宜于古亦

稍變矣此豈非所謂中古之世也耶伯夷求仁得仁可以無怨及自以爲神農虞夏之忽然而沒又不能以不怨而司馬遷計無足以解其怨者于是特爲之引賈子狥名之說于顏夭跖壽之表而卒歸于後世之稱亦已疎矣且吾嘗讀周詩南山有臺之篇而見所爲燕饗通用之樂相與願祝猶以萬壽爲期而至周公子父相沿取必戲之書象其卦而象其爻其所言者不過七日八月三歲十年之間若無與于遠近幽深之物者柰何莊列之徒動以千歲上征乘雲氣飡沆瀣長生古而不老爲辭其言與賈生之寥廓忽荒蕎空而遊屈平之神奔鬼怪造甸始而遊淸都亦

何以異是要皆悲憂憤發哀樂之情慨慷詼蕩莫之勝而
不可以自主欲使人窮極幽窅而妥帖其志氣呼招其魂
魄者顧佛氏又其特甚者耳卽如華嚴之世界諸佛之浩
刧誠使千遠遊而萬齊諧曾不足以彷彿其萬一而佛之
生平遠出荒裔之外畧不得詳考吾竊意其深處王者之
宮身都世嫡之重而忽而逃匿于空荒之區壞衣疏食穢
形瘠面而無幾微之遲悔此其中必有大不得于心而不
可以自遠者故凡佛所言者其旨愈隱而不測則必其心
之愈危其言愈汪洋而若有所自恣則必其慮之愈深顧
其稱名取類則與詭恢者瓌異者同類而炫燿之是以其

說特盛于晉魏六代之際以靡漫而不可止而吾則謂佛氏之入吾中國惟近今後先三百年間始適得捲唄兒綴之正如西山之老佛雪和尚之流其最著者也莊生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又曰知其無可若何而安之若命者亦命也說恢瑣異譎瑰而炫燿之是猶指溟渤以爲塗徑而曰踐而蹈之者也師奈何不許吾以寓言道佛也雖然彼文王周公之言則否已易傳不又云乎曰辭危危者使平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夫惟不廢者爲能存存故夙之暮夜以號之則相與生生而已矣相與生生則相與不息而已矣此又師所爲安生理之說也而予與諸子固何足以言

之而壽之

深于經術故能以正大之旨發爲奇快之論　彭躬菴

以佛之書爲寓言而佛亦自有憂患若有不得已者非先生隻眼從古竟無人看出〇木立師姓方名以智桐城人明末進士後展轉越上楚間爲大官事不濟始薙髮其人固終身在憂患之中者故其所著之者皆欲言難言令人莫測其意之所在此文獨深窺其意而又不便質言故借其不許道佛而言幻而索性媿言之木師得此當爲之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別駕楊公傳

公諱燧字心維姓楊氏世爲甯都城南人代以文學故籍
籍家世詳竹山公傳中公幼輙敏穎下筆如泉之傾注不
可禦年十二學使者奇賞之拔置第一補郡學弟子員嗣
是每試與二兄煥烶並冠郡縣學時雙江有楊氏兄弟之
譽煥即竹山公也天啟壬戌用登極恩選貢成均縣學則
公從子文彬其同選者皆當時聞人淸江楊文正公廷麟
相知最深公潛心義理之學築精舍於南郊日與賓友飲
酒談論過忠孝節烈之事輙慷慨歌呼不能自禁崇禎壬
午除授雲南臨安通判以病辭是時四方盜賊蜂起兩京

淪陷公撫膺飲泣不欲有生乙酉秋文正公以相國督師入贛過甯都欲公偕行公曰燧年已六十餘衰疾侵尋不能效馳驅冀邀君父之靈得與相國亟握手道故幸也苟其不然則一死以謝知己畢生平之事貪生以辱身吾不爲也文正公壯之執公手曰今日正需招致豪傑相與佐理君即不能豈無才子姪可共事者乎公乃薦其從姪文琦遂題授兵部主事同守贛城丙戌城將陷文正謂文琦曰事急矣毋從我死文琦曰與相國同心戮力久置此身於度外豈今日見危遂靦顏以逃乎竟同死贛城時公避亂山中聞贛城陷文琦與相國殉義痛哭無時披髮徉狂

或再日不食已丑冬挈家歸城庚寅邑城破公謂家人曰吾髮不可除身不可辱得見相國於地下無愧遂冠帶自經死三日後兵入掠見容貌如生咸嘆異之南昌彭士望更爲詩輓公讀者莫不感泣嗟夫公一介書生未嘗膺高爵厚祿卽不屈其志入山蹈海爲世外逸民未嘗不可自成其高而必舍生取義視死如歸誠以君臣之義無所逃遯心要結之言不敢負而豈問於已仕未仕哉公之志爲不可及矣

應云一死以謝知己後來結局早已預先打算嗚咽鬱勃能使忠義之氣奕奕如生

楊先生墓誌銘

浯縣中持經義指授人立議較然卓卓犖犖不稍有浮游撓屈者垂五六十年獨稱楊先生楊先生年十六歲入附縣學爲先達某官王公蒙㵎所特賞即已與爲師友三十一歲中乙卯副榜四十三歲學使者試第一四十四歲值崇正改元以登極恩選爲貢士至五十八歲凡試南北國子監及江西鄉試者四皆不中其後不得復試以貢士終老而已矣其所指示弟子不出縣而秀傑者半之最著者兵部侍郎曾應遴職方司主事曾傳燦邑人弟文彬曾應秋曾益其曾晛貢士何元潔魏際瑞與其弟縣學生魏禧

當先生初選爲貢士督選者爲忠襄蔡公公許先生卷曰正大光明肅然起敬及先生與同選揭公祝萬陳公大士旅謁忠襄忠襄指先生曰必魁天下大士前應曰此楊生一日技倘有其千古者蓋先生始爲經義當萬歷之中季是時學者率尙取肖題目在字句聲口間浮疎散弱不復有所立議及以恩制排對偶換字形而比偶意實靁同于是臨川陳大士羅文止東鄉艾千子始以分劃立議創起一時邱公毛伯方公謠旋亟起而稱之然後天下之文大變潰決肆出而爲天啟崇禎之文其大士之文遂至蹇于崗攏異域而先生自少獨持此議其文務挺挺稿稿精而

有其實用固不謀而與同時並起者矣其後先生師王先生官河南值邱公爲河南撫王先生入見邱公邱公握王先生手曰吾誦先生文久矣不意乃在此爲僚大士旣成進士過衛都猶問王先生廬曰吾蓋從王先生卷得爲文分股法然則前此六七十年天下文章之變蓋有其自也先生旣貢輒丁內外艱崇禎六年始廷試過楊維節謂先生曰此行黃金臺誰先吾兄者入北監司業方公曰文至此不得不推第一祭酒吳公曰文章臨川爲盛子有其高古無其習氣擅天下文名必子矣光鋩太露務養使純也後五年視萬亦成進士晤先生曰子文寻丹也思竭時諷

咏一過文情自生吾將刻二楊開天藁其一則指楊維節也先生父太常典簿諱世用不樂仕進終歲食貧先生八歲始就小學學一歲輒廢使賣炒豆日持豆筐東西走貿貿不知所爲乃令棄去從木工學又日血指遂更罷去徒日夕任掃汲從童子旁過聞誦讀輒自駐聽于是年十三四先生父始令先生讀書且讀且講一年遂成于是先生父大喜先生母時至擲書地上曰汝父苦此又令苦吾子也而先生弟文彬幼即僦市井事先生母喜先生父更令就學毋詰先生曰父奈何又苦爾弟先生曰弟可學棄之可惜先生自得館穀佐饔飧遂縱弟使從已學月必談論

不輟毋復笑曰汝兩人胸中何事說無丁時先生母爲彭氏孺人也先生事其父母母性嚴毅嘗得罪叩頭伏地得霽顏乃起而父性和失意徐理一二語先生輒恐懼失措遇疾爲減朔夕飧者凡十九年父卒每記父在堂上謦欬如生遂不上坐者二十年先生娶嚴氏又歷置姬無有孕者先生年五十三惟弟一子病危先生日叩天請曰吾家僅此子失弟子果愈先生與人無擇遇緩急爲出力有陳某者一日持先生嘗借三十金券獨歸先生稽首再四稱恩大難答先生亦不知何以也先生向府官謬稱謝生爲門人脫府獄又爲廖某出死罪酬金與贖勿令嫁妻子曾

侍郎白趙姓墳辭金然後肯言其事凡此例縣人類能道之先生語曰無所益于人而感且深者謙以接物無所責于己而業日廣者厚以存心而先生教門人最後乃得魏禧是時禧年十四先生與客語去禧進曰先生失對對宜云云先生欣然聽禧禧自是益無所阿先生乃曰予老無聞晩乃得凝叔此爲明鏡利劍在吾側吾固其門人也禧明斷善論議畧見所著古文中先生自敘不能爲古文而謂爲古文無益于用爲無貴于爲古文其兩上楊公機部書論餉兵所以省餉省餉所以愼名器爲時藥石亦禧議論所自來也先生著何書繹一編嘗與魏禧論定先生每

捉筆必俟浣手曰吾方對二帝三王安得不潔吾攻苦不一年兵火不能災饑而粟與而褻以此耳先生家嘗失火藏物灰燼略無慍色太月吟詩曰我有多寶藏我久不知哀曷愛中人癡懂懂不去懷應不去懷者烈威胡爲來或者時適去何以太愚哉彼物既有盡我亦與爲孩其後江撫獲信豐曹生起兵書中及先生差邏騎縛先生先生頸膺鐵索赴騎營第緩步行營中思作書釋騎官夜使諸猾卒夾先生寢先生鼾睡達曉同縛者皆驚呼聖人而汪騎官乃更拜先生稱義兒焉先生年八十健如四五十人比疾日發起起居笑坐如常既歿而形色不變歲甲辰六月

二十三日卯時也先生嘗自訟失節展轉不安初未舉子時語人曰吾惡深釁重又外獲長者名無子而殁有惜之者必恚人爲善每念垂死時盡書生平罪惡宣示于人知天絕我報施不爽也先生年六十六月娶徐氏生子復晟他姬生中子復昌後殤又明年三月娶劉氏生子復晉二子皆娶門人女晟今名龍泉娶丙子舉人曾溢其女生男三女一晉娶縣學生曾師度女生男一女二先生名文彩字治文別號一水先生生萬歷乙酉歲七月二十三日巳時于是卜葬先生于縣之圓坑西山卯向之原其銘曰

惟楊先生于其逝家之子邱維屛作爲今古之文辭不謂

無𡿨子復晟子復晉子是伐石來受銘兆致辭讓敢再拜稽首用敬誌之戊申之歲十二月日是深是固惟以永利作是楊先生之藏

前後以王魏二人着精神得史漢敘事法